



■《貓》劇照。Jeremy Breningstall 攝



■孤獨的葛麗茲貝拉。Jeremy Breningstall 攝

《貓》來到野性的城市 以歌聲訴說內心世界

無論是首次接觸歌劇的觀眾，或是音樂劇的忠實擁躉，都不應錯過曾風靡美國百老匯18年的偉大音樂劇《貓》。這是一場由世界級團隊編寫、屢創紀錄的華麗歌舞音樂饗宴，而劇中的不朽名曲《回憶》(《Memory》)、壯麗的場景、振奮人心的舞蹈編排、別出心裁的戲服等，無一不構成這部動人心弦的經典之作。

全球超過7000萬觀眾已觀賞過的《貓》，於1981年5月在倫敦首演後，好評如潮，其後更備受國際注目，獲頒多項世界級音樂劇大獎。《貓》的幕後陣容鼎盛，演員、製作及創意團隊加上現場演奏家總共超過60人，它的足跡遍佈全球30多個國家、超過300個城市，至今已翻譯成15種不同語言的版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澳門威尼斯人提供



■由左至右：Paul White, Erin Cornell, Scott Messinger and Makayla Bishop。

時隔7年，《貓》劇重臨澳門，並將於3月6日至15日在澳門威尼斯人劇場上演。音樂總監保羅·韋(Paul White)將《貓》的成功歸功於音樂，「音樂是音樂劇最重要的元素，傳奇音樂大師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在編寫《貓》劇的樂曲時，在音符運用上花了不少心思，如當劇中不同的「貓」講述自身故事時，會配以不同領域的樂章，以襯托牠們獨特的性格，這樣就容易將觀眾帶進《貓》的世界。」

歷久不衰的經典

《貓》劇改編自英國著名詩人T.S.愛略特1939年所著的兒童詩集《老負鼠談世上的貓》，講述在一年一度的貓族舞會上，貓兒們紛紛展示才藝、各顯身手，用歌曲和舞蹈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年輕時曾離開貓族出外闖蕩，嚐盡冷酷和辛酸的葛麗茲貝拉(Grizabella)也回到了這裡，由開始的不被貓群接納，到最終被首領貓選中登上雲外之路，獲得新的生命，全劇凸顯愛與寬容的主題。葛麗茲貝拉在劇中兩度飽含深情地演唱名曲《回憶》，不僅打動了群貓，獲得原諒，更觸動了觀眾們的心弦。此劇歷時多年仍經久不衰，究竟有何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公司經理馬凱拉·比索(Makayla Bishop)解答了這個疑惑，她深信劇本背景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貓》這個元素本身已經十分吸引，小朋友大多覺得貓是可愛的動物，惹人喜愛；劇中名曲因曾被眾多知名歌手翻唱過而深入人心；即使是較年長的觀眾，也曾透過收音機聽過《貓》劇的經典名曲，所以各個年齡層的觀眾都會有興趣來欣賞。」

馬凱拉帶領劇團在韓國進行了9個月的巡迴演出，又剛完成在新加坡的公演，首次到澳門的她除了期待劇場的舞台佈置之外，亦期待演出之餘可以購物和品嚐美食。

扮「貓」並非易事

《貓》劇女主角葛麗茲貝拉的扮演者艾琳·康乃爾(Erin Cornell)於2014年5月加盟該劇，最近完成韓國和新加坡演出的她，表示十分興奮能在澳門再次飾演女主角，亦對即將到來的演出及觀眾的反應充滿期待。她表示，不同國家、城市的觀眾，看畢劇都有不同的反應：有些觀眾喜歡以起身鼓掌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熱情和鼓勵；有些在高潮部分幾近瘋狂；有些聽到《回憶》一曲會感動流淚；有些則慣於靜靜聆聽，她說：「我是第一次來到澳門，覺得這是一個具有多元色彩的、充滿野性的城市，這裡的居民十分親切，令我感到溫暖。我

期待這裡的觀眾會帶來驚喜，我愛所有的觀眾。」

為了將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艾琳表示自己最近會保養好聲音與身體，在公演時會將自己完全代入角色，而葛麗茲貝拉除演唱歌曲之外，並無其他語言對白，故艾琳也會在演唱方面下更多功夫，冀以更細膩的演繹及真情流露來打動觀眾。她進而補充道：「我也經常在不同場合演唱《回憶》，但劇內和劇外的演唱完全不同，劇中我是變身為葛麗茲貝拉，用歌聲訴說我的故事和內心世界，前後兩次演唱這首歌時，所包含的感情是不同的。我要用我的歌聲打動其他的貓，使牠們接受我。」除葛麗茲貝拉之外，劇中的其他角色也都會展示多層次的音樂和歌曲，艾琳呼籲觀眾要細心欣賞。

扮演一隻貓，絕非易事。艾琳表示，劇組從四周前就開始採排，也做過很多歌唱方面的訓練。談及要多久才可以進入角色，艾琳說：「開始的時候要一個小時，現在差不多要20分鐘，我不喜歡提前太早換裝，因為裝扮之後的呆等會讓我感到愈來愈緊張。葛麗茲貝拉的服飾和妝容很有特點，當我裝扮好，很容易就可以進入角色。」服裝、妝容和道具只能有助於做到「形似」，若要達到「神似」，還需要更多的練習，「我在學習如何在舞台上表現貓與生俱來的高傲氣質，要特別注重走路姿勢和眼神交流，每天都要練習頸部的伸展。我也有兩隻愛貓，牠們是我很好的模仿素材，我會觀察牠們或興奮或警惕時的一舉一動，例如當牠們聽到聲音，是如何轉身，耳朵又是怎樣動的，除此之外我還會做多方面的資料收集、觀看關於貓的視頻等。」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變成一隻貓，你會做什麼？艾琳笑道：「當然是睡覺。我羨慕家中的貓，每天都很悠閒，還可以睡很久。」

每一次演出都是第一次

《貓》劇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多年，演員和樂隊常有更替，如何保持這部音樂劇的質素，使其不會成為失去靈魂的工業化產品？有着多年經驗的音樂總監保羅說：「我會告訴大家，表演時要充滿活力，將每一次演出都當作第一次演出，因為其實對很多觀眾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貓》。其實一個星期演出8場，是一項很難的工作，音樂劇不像電影，拍攝完畢便可以無限次播放。在劇情方面，這次在澳門演出和之前並沒有不同，《貓》已經成為經典，

突破空間 回歸中國 ——在大會堂製作的歌劇《杜蘭朵》

《杜蘭朵》(Turandot)應是2014年香港舞台上最後上演的歌劇製作，過往這部歌劇搬上香港舞台，都是在1989年落成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所以這亦是該部歌劇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首次演出。

近百人的龐大場面紀錄

建於1962年的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設計，實際上是一個將劇場與音樂廳融為一體的綜合性多用途場館，音樂廳加上「鏡框」便可變成演出舞台劇的劇院，但這畢竟是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的建築，相對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和大劇院來說，不僅舞台面積較狹窄，後台空間同樣很不足夠；但儘管如此，自大會堂落成後便開始在香港製作歌劇的盧景文，亦曾將場面盛大的《阿依達》搬演大會堂的舞臺！不過，《阿依達》的第二幕第二場凱旋場面，軍將士在舞臺上是從一邊進入，操過舞臺另一邊離開，同一時間留在舞臺上的人便不會太多，但今次《杜蘭朵》的演出，其中第二幕第二場和第三幕第二場的宮廷朝拜大場面，大臣、士兵、群眾雲集，卻能營造出近百人的大場面，這是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歌劇的一個空前紀錄，亦成為今次《杜蘭朵》製作的一大特點。

狹窄的舞台能容得下近百人，主要是陳志權的佈景設計，仍沿用了盧景文的慣技，運用了寬大多層的梯級結構，皇帝的皇座高高在上，既能營造出較大的空間感，亦能讓不同人物有層次地在舞臺上呈現。

中國色彩效果可信性高

歌劇《杜蘭朵》的故事人物、情節都只是一個寓言，「神話年代」只是一個托詞。普契尼的音樂，配器用上鑼、鐘、木魚，旋律則有採用五聲音階和二重調性等手法，還直接引用了中國民歌《茉莉花》，用以增添中國色彩，但服裝、佈景的處理，在歐美往往憑着想像來塑造中國色彩，結果大多「不倫不類」。這次製作的佈景不僅以梯級來拓展空間，金鑾大殿與廣場景象，都是很傳統的中國古代宮廷設計，人物的頭飾、服飾、服裝設計等，同樣很中國傳統色彩，讓中國觀眾觀賞時亦會相信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有很高的「可信性」，讓人看得舒服。其實，在中國堯舜神話年代，仍屬「原始社會」，當不可能會有華美的服裝頭飾等物，既是「寓言」故事，一切自可自由想像發揮；為此，第二幕第一場的大臣書房，有如甲骨文的牆飾，和戰國至魏晉時代才盛行的「竹簡」書籍（這和商代已出現的簡牘不同），亦只在於增加中國故事的色彩罷了。

《杜蘭朵》的歌劇故事只是「寓言」，情節與人物也就難免欠缺真實感，要感動觀眾主要仍要靠音樂；這次大會堂製作，樂隊（香港名家樂友）便要「突破」樂池狹窄的局限，低音提琴要置於舞臺最左邊，而豎琴則要置於舞臺最右邊，也就是說樂團向左右延伸，演出時樂團形成的「音場」便向左右拉得很闊，加上左右兩邊都有向觀眾席突出的廂座影響音場，當晚樂隊的聲音聽來便有點散而不夠凝聚集中。

合唱出色多位綠葉突出

儘管如此，廖國敏的指揮，仍能將樂隊與舞台上的表演作出緊密結合。首晚演出（12月12日）領銜擔演卡拉富與杜蘭朵的男高音勞爾·梅羅(Raul Melo)和韓國女高音韓知惠，歌唱上的表現都較戲劇上的表演為佳；相對上，婢女柳兒的角色描寫便真實得多，擔演該角色，活躍於美國樂壇的女高音尤朵拉·布朗(Eudora Brown)演唱俱佳，亦討好得多。

不過，最為意外的卻是香港歌劇社合唱團的表現，唱出了大型歌劇宏大氣派，及富於力感與色彩對比的鮮明效果。劇中幾位配角亦發揮了很好的綠葉效果，男低音唐景端(Freddie Tong)演的帖木兒，唱段不多，唱來卻有聲情並茂的效果；而飾演三位大臣的香港歌唱家錢深銘(演平大臣)、陳永(演龐大臣)和梁路安(演彭大臣)，能做到莊諧並重，並未過火地變為三個小丑，好極了！

能突破大會堂音樂廳場地空間的局限已非易事，能在此有限空間中為觀眾帶來連串意料之外的效果，那就更可說是「非凡美樂」送給觀眾迎接2015年的新年禮物！

文：周凡夫



■艾琳演唱《回憶》。張岳悅 攝



■《貓》劇照。Juho Sim 攝



■《貓》劇照。Jeremy Breningstall 攝

不需要什麼改變，可能有些道具和服裝陳舊了要更換，但總體來說都是一樣的。」

面對龐大的演員和樂隊陣容，保羅和幾位導演自有一套管理的方法，他說：「每個人都有一些紀律和規則要遵守，我覺得紀律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保證質素。」作為工作拍檔，保羅眼中的艾琳，總是非常努力地訓練和表演，「她經常要連續很多個夜晚扮演同樣的角色，重複演繹那些情節，但幾乎毫無差錯，像一絲不苟的『機器』。而平時的她很可愛，也常常惹人發笑，但當她開始扮演葛麗茲貝拉時，便非常入戲，例如當葛麗茲貝拉不被貓們接受的時候，她便變得憂傷，甚至有點黑暗。」

保羅7年前曾隨《貓》劇來過澳門，在香港工作期間也常去澳門，他認為澳門糅合了亞洲與歐洲特色，呈現着多元文化，又直言自己十分喜愛葡國菜，期待這段時間有機會能去其他地方逛逛，看看當下的澳門與7年前有了怎樣的變化。

舞劇《絲海夢尋》 聯合國總部再現海上絲路盛景

新華社電 繁華古港雲集萬國商賈，驚濤駭浪難阻海上絲路。大型舞劇《絲海夢尋》4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上演，以藝術形式生動再現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商船競發、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盛景。

《絲海夢尋》通過中國古典舞蹈特有的韻律，講述了800年前中國泉州港一家兩代水手遠航西亞的感人故事，展現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溝通各大洲商賈往來、維繫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的作用。年輕的中國舞蹈演員用精湛的表演為聯合國大會廳的各國觀眾帶來90分鐘的絕美視聽享受。

聯合國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在演出開始前致辭說，《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追溯到兩千年前。那時，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通路，在人類交往史上寫下了燦爛的篇章。

劉結一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是時代的呼喚。中國正在積極推動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努力尋求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通過務實合作促進合作共贏。這一倡議已得到眾多海絲沿線國家積極響應，具體合作不斷邁出實質性步伐。「一帶一路」建設將為有關各國共同發展開創新的生機，插上強勁的翅膀。

《絲海夢尋》全劇共分為序《舟師如虹》1場和《受命遠航》、《魂歸大洋》、《月夜盼歸》、《情滿刺桐港》、《逐浪海絲》5場。年輕的水手阿海率領一支名為「通遠舟師」的商賈船隊為開闢海上絲綢路獻出了生命，妻子桐花在經歷了一段艱難的心路歷程後，毅然決定讓兒子小海繼承父輩宏願，延伸絲綢之路，迎來萬國商賈。

在藝術表達方式上，該劇以濃郁鮮明的閩南文化元素為主，同時添加了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地民情風俗。本土文化和異域文化的有機融合，營造出一幅絢麗多彩、意味雋遠的舞蹈音畫。演出結束後，在場觀眾紛紛鼓掌喝彩，聲音在大會廳久久迴盪。

觀眾瑪麗亞·庫欽斯基在看完舞劇後說：「這是一個關於愛、家庭、友誼、探索和傳承的故事。它非常有力量，我深深被感動了。它展現了中國文化的風貌，讓我對絲綢之路的歷史更加了解。」

該劇的執行編導謝南說，這部舞劇是一個強大的符號，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傳遞中國自古以來的友好，相信他們會感受到這份熱情，感受到中國文化對心靈的震撼。

《絲海夢尋》於2014年由福建歌舞劇院編排，此次演出由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來自俄羅斯、英國、西班牙等安理會成員國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的100多位使節、有關國際組織代表、聯合國秘書處高級官員、華僑華人等約2000人觀看了演出。